

酌

中

志

酌中志卷之十九

內臣佩服紀畧

明宦官劉若愚撰

祖宗設立內官其巾帽服佩自有一定制度其名色多非外廷所曉而舊制醇雅每寓等威節省之誼自逆賢擅政創古今未有之制服之不衷身之災也以今驗昔良然

貼裏其製如外廷之褫裙司禮監掌印秉筆隨堂乾清官管事牌子各執事近侍都許穿紅帖裏緞本等補以便侍從御前凡二十四衙門山陵等處官長隨內使小

火者俱穿青貼裏自逆賢擅政改蟒貼裏膝襪之下又加一襪名曰三襪貼裏最貴近者方蒙欽賞服之又有雙袖襪蟒衣凡左右袖上裏外有蟒二條自正旦燈景以至冬至陽生萬壽聖節各有應景蟒紵自清明鞦韆與九月重陽菊花俱有應景蟒紗逆賢又創造滿身金虎金兔之紗及滿身金葫蘆燈籠金壽字喜字紵或貼裏每褶有朝天小蟒者然國領亦有金壽字喜字遇聖壽及千秋或國喜或印公等生日搬移則穿之惟逆賢之服奢僭更甚及籍沒皆賞給鐘鼓司凡承應則穿之

光焰耀目今上聖主天性素儉每爲切齒或笑其越分
折福終何用也祖宗以來青貼裏原不綴補惟紅貼裏
有補逆賢偶欲異其親信者遂自印公起請小轎止俱
於青貼裏綴補紛更多事人咸不便又按舊制自十月
初四日至次年三月初三日穿紵絲自三月初四日至
四月初三日穿羅該司禮監預先題奏傳行凡婚慶吉
典則雖遇夏秋亦必穿紵絲供事若羊絨衣服則每歲
小雪之後立春之前隨紵絲穿之凡大忌辰穿青素祧
廟者穿青綠花樣遇修省則穿青素祖宗時夏穿青素

則屯絹也冬穿青素則元色之紵絲也逆賢擅政則王體乾等夏穿真青油綠懷素紗內以玉色素紗襯之滿身活文如水之波如木之理而冬則天青竹綠油綠懷素紗光耀射日爭相誇尙以豐麗爲美然於忌辰之義何居於臣子之心何安乎

襖襪其制後襟不斷而兩傍有擺前襟兩截而下有馬面褶往兩旁起惟自司禮監寫字以至提督止并各衙門總理管理方敢服之紅者綴木等補青者否

圓領襖襪與外廷同各按品級凡司禮監掌印秉筆及

乾清官管事之者舊有勞者皆得賜坐蟒補次則斗牛補又次俱麒麟補凡請大橋長隨及都知監戴平巾有牙牌者穿獅子鸚哥雜禽補逆賢名下凡掌印提督者皆濫穿坐蟒可嘆也

官帽以竹絲作胎真青縐紗蒙之自奉御至太監皆戴之俗所謂剛叉帽也

平巾以竹絲作胎真青羅蒙之長隨內使小火者戴之制如官帽而無後山然有羅一幅垂於後長尺餘俗所謂紗鍋片也

牙牌內官監題本於內承應庫領討象牙製造每陸奉御或長隨卽給一面將原帶烏木牌換收按御用監等衙門各有號數一邊刻忠字若干號一邊刻某監某衙亦間有私買者私造者從來不禁其製有雲尖下方微濶而上圓可重六七兩不等近將舊牙牌不用另換給新製牙牌一面橫用篆文其衙門下書衙一面載不許借失等字爲官物也無私造者

烏木牌其製荷葉頭圓徑二寸許一面刻內使或小火者字樣一面用長方火印於中其篆文四字曰關防出

入而火印兩旁分刻小字或內字若干號此係官物無
敢私造者凡遇失落必題知懲處另給

牌總其製用象牙或牛骨作管青綠線結寶蓋三層圓
可徑二寸下垂紅線長八寸許內懸牙牌或烏木牌上
有提繫青絲凡穿圓領隨侍及有公差私假出入本筭
帶之左卽懸此牌總如平居在官穿襖襍者貼裏者俱
帶牌總有緜逆賢時將牌總紅線長至尺餘而懸總之
提繫舊制大可二寸許不過銅銀玉等爲之上有鉤逆
賢時改造大樣提繫長六寸五寸濶三寸或二寸半鑲

嵌絕好珠石睛綠之類有一件可值千金六七百金者
各按節令巧樣將見帶者懸挂滿壁不帶而聚蓄者盈
箱充櫃亦賞及名下諸人又令繚作織五色五毒繚子
創造珍珠牌纒以玉作管去牙牌而懸白玉或碧玉玲
瓏牌五毒繚徧綴小珍珠其色疑近喪間服飾又加青
紅寶石珊瑚黃綠琉璃珠以間之其實不雅皆逆賢掌
家王朝用逢迎造辦有識者竊嘆曰帶珠者待誅也謂
非服妖而何又創造玉管天青綠印綬如外廷印綬夏
則內懸玉牌冬則金牌或金魚二尾中外鑰焉凡掌一

印者帶一綬如王體乾三綬李永貞則二綬矣雖不掌印者凡出禁城有事則亦帶一綬於玉帶之左焉冒濫可笑極矣

帶凡內使小火者烏木牌平巾者無穿圓領東帶之理惟請轎長隨并都知監長隨各獅子等補束角帶共陞有牙牌官帽便謂之奉御正六品得服麟補束金鑲玳瑁或犀帶自奉御而上左右監丞五品左右少監從四品太監正四品自太監而上方敢穿斗牛補再加陞則膝襪之飛魚也斗牛也蟒服也再陞則受賞也特陞方

賜玉帶冬則光素夏則玲瓏三月九月則頂絳玉帶也
再陞內府騎馬再陞每歲祿米十二石如再陞但凡一
級止歲加祿米十二石耳逆賢時有孩孺而至祿米若
千者有陞賞一次曾頓加祿米至一千二百石不一也
騎馬凡內府有名騎馬者自東西下馬門起至北安西
安門柵欄東上北門止又東上南門進至南內西上南
門及寶鈔司止凡遇萬壽聖節正旦節內府騎馬者各
進馬一匹若遇大婚禮誕生慶典亦然凡進馬有例司
禮監管寫字預先於思善等門曉示一帖曰某日進

馬各家將馬之毛色并已之官銜姓名開送司禮監總辦黃本處各酬銀二錢或三錢不等以爲買筆之用此舊規也臨期請旨如聖駕親覽所進之馬便都於乾清宮門裏伺候覽過交御馬監不堪者該監不收換補之逆賢擅政時因山海關等處缺馬遂將皇城內官人利堪辦進者躡陞數百人騎馬每次各進一匹又派各監局司場庫進十匹至五十匹者每歲傳進十餘次每次不下數百匹驗收之日黎明時逆賢於北上門中一間朝北正坐盛服示威內外侍衛者數百人列於兩旁

按職名牽馬魚貫而過。或有不係夷產及痼疾老病者，必重責其人。如牌子王心悅，幾斃杖下，所以馬價踊貴焉。及解馬到於本處，聽其瓜分，又苦無應時芻豆，隨至倒死者相望。軍士啖馬者比比也。按舊制，禁門中間係御路，無臣子敢正坐者。曾記萬曆二十九年，彙臣同選入者四十餘人，於七月內先監筵奉神廟聖旨於北上門撥散於各衙門。先監在北，上門東一空門限之北坐東朝西，可謂得宜。至天啟二年六月內，王體乾、史賓、張文元奉先帝聖旨，選內操官人時便，已在北上門居中。

明北正坐者體乾也左右並列坐者賓與文元也孔子立不中門况坐以臨下乎是干天之位懵然可笑者又不止驕橫逆惡之魏忠賢矣凡賞過祿米者遇萬壽聖節及各節隨進鹿一隻交南海子未賞祿米者則否又冬至之前印公公秉筆隨堂管事牌子各進子母羊四角六角羊交牲口房凡藩府所進之羊亦交牲口房所進之馬則交御馬監也

欃杪凡司禮監掌印秉筆之年高最有寵眷者方能得此其製如靠背椅而加兩桿於旁用皮縹如轎前後各

用一橫槓然抬者不在轅內只在桿外斜插槓擡而正行之所以曰杙者禁地不敢乘轎之意也

板其製如牀面高五尺許於偏後些安一椅因前後以粗絨繩拴用槓二條斜插抬走離地尺許凡司禮監掌印乘筆年老者方私置坐之不係欽賞亦不係正經品級自乾清門外至西華門東華門裏止自逆賢擅政乃徑自由門擡出了無畏懼又曾於寶月亭戴巾穿褻衣坐板擡走殊可恨也自古以來禁地無戴巾之理神廟時司禮掌印田義老病先監矩清弱亦曾間於宮中坐

板然出於不得已非驕矜賈貴也邇來年少如李永貞石元雅涂文輔皆坐之可不謂濫褻之極耶

朝服朝冠帶履與外廷同冠七梁或五梁舊制只有司禮監掌印於祭中霽之神之夜服此祭之自逆賢擅政加至九梁凡遇先帝聖節年節冬至節王體乾起至牌子止俱朝服朝冠於乾清宮大殿或丹陛上服之照外廷儀法行慶賀山呼禮贊禮官大聲鳴贊如鴻臚寺焉班首亦致詞焉自魏良卿晉封後逆賢卽改戴公侯伯爵簪纓出班行禮致詞位在體乾上至今上初登大寶

舊例宮中內外各執事印公行禮磕頭慶賀逆賢欲仍
戴簪纓照先帝時朝服行禮燁聖主英明未果止本等
服色磕頭呼萬歲禮也

笏以象牙爲之與外廷同

抹布非布也是素紵絲或綾染黃長五尺濶三寸雙層
方角如大帶子之式而無紐凡乾清宮管事牌子暖閣
御藥房管櫃子御司房管庫管弓箭請小輪四執事牌
子欽安殿隆德殿英華殿陳設近侍須臾賜過者乃敢
佩於貼裏之右而蟠結繡上雙垂之露半條於外垂與

衣齊

刀兒小牙筋一雙小尖刀一把長六七寸不等銀鑲紫魚皮等鞘以紅絨瓣繫束於衣左脾總之上以昭近臣殊寵非外衙門之所敢望也惟司禮監是禮儀衙門斯不屑抹布刀兒也

鐸針金銀珠翠珊瑚皆可爲之年節則大吉葫蘆萬年吉慶元宵則燈籠端午則天師中秋則月兔頽歷則寶曆萬年其製則入寶荔枝卅字鮎魚也冬至則陽生綿羊引子梅花重陽則菊花遇萬壽聖節則萬萬壽洪福

齊天之類洪福者於齊天字之傍左右各有紅蝙蝠一枚以取意耳凡遇誕生婚禮及尊上徽號册封大典皆萬萬喜此所謂鐸針者單一枚有鐸居官帽中央者是也按蟒衣貼裏之內亦有喜相逢色名比尋常樣式不同前織一黃色蟒在大襟向左後有一藍色蟒由左背而向前兩蟒恰如偶遇相望戲珠之意此萬曆年間新式非逆賢創造凡婚禮時惟宮中貴近者穿此衣也枝箇其製隨景如鐸針但減小偏向成對耳

桃杖亦隨景如前而珍珠珊瑚自鐸端下垂或間以寶

石金方勝五字耳下有垂脚世廟時亦間以三種賜輔臣大臣神廟初年亦間賜江陵相公云

披肩貂鼠製一圓圈高六七寸不等大如帽兩傍各製貂皮二長方毛向裏至耳卽用鉤帶斜挂於官帽之後山子上舊制自印公公等至牌子煖殿方敢戴其餘常行近侍只戴煖耳其製用元色素絳作一圓箍二寸高兩傍綴貂皮長方如披肩凡司禮監寫字起至提督止亦只戴煖耳不甚戴披肩也凡二十四衙門內官內使人等則止許戴絨絳圍脖似風領而緊小焉凡聖上臨

西華錄卷之十九
朝講亦尙披肩至於外廷如今所戴帽套謂之曰雲字披肩聞今上登極後令左右漸次改戴雲字披肩隨待然古制似已頓易也

直身製與道袍相同惟有擺在外綴本等補聖上有大紅直身袍凡印公公若過司房或秉筆私自下直房始穿此凡見尊長則不穿其色止有天青黑綠元青不敢做大紅者或亦開擺如襯衣而束本等帶者

道袍如外廷道袍之製惟加子領耳間有綴補然逆賢時其袖有大至二尺七八寸者可笑莫此爲甚

擎衣有知道袍袖者近年陋製也舊製原不縫袖故名曰擎也綵素不拘

大褶前後或三十六三十八不等間有綴本等補

順褶如貼裏之製而褶之上不穿細紋俗爲馬牙褶如外廷之襪褶也間有綴本等補世人所穿襪子如女褰之製者神廟亦間尙之曰襯褶袍想卽古人下裳之義也

罩甲穿窄袖戎衣之上加此束小帶皆戎服也有織就金甲者有純繡纒繡透風紗不等

束髮冠其制加戲子所戴者用金纍絲造上嵌睛綠珠石每一座值數百金或千餘金二千金者四爪蟒龍在上蟠繞下加額子一件亦如戲子所戴左右插長雉羽焉凡遇出外遊幸先帝聖駕尙此冠則自王體乾起至煖殿牌子止皆戴之各穿窄袖束玉帶佩茄袋刀幌如唱咬臍郎打圍故事惟涂文輔高永壽年少相稱其年老如裴昇史賓等戴之便不雅觀

唐朝帽此古制如畫上綿羊太子所戴者貂鼠皮爲之凡冬月隨駕出獵帶之耳不寒

烟整帽亦古制也冬則天鵝絨或紵縐紗夏則馬尾所
結成者上綴金蟒珠石其式如大帽真簷而頂梢細
二色衣近御之人所穿之衣自外第一層謂之蓋面如
襖襪貼裏圓領之類第二層謂之襯道袍第三層曰襯
領道袍其白領以漿布爲之如玉環在項而缺其前梢
油垢卽換之非入過皇城者不敢綴也自此三層之內
或褂或襖俱不許露白色袖口凡脖領亦不許外露亦
不得綴鈕扣只宮人脖領則綴鈕扣是以切避忌之凡
外廷講帷召對之臣不可不曉二色衣之妙處者如夏

則以葛布爲上身以深藍或玉色紗作下褶并接兩袖各數寸又緣子領寸許一則露白色一則省費惜福以便拆澣此從古制也自逆賢專政凡近御之人概得穿白色生紗生羅葛布及白綾絲紬領袖襟縫公然顯露不思憚也

一把蓮宮壺中舊制凡掌印秉筆管事牌子在殿內直宿其餘者候聖駕已安寢磕頭安置過寢殿門已闔則始散歸各直房或酒或茶自巳用過便各安歇絕無敢私相會飲者其各家經營衣帽官人卽將官帽一頂貼

裏道袍大襖或褂共上一條領者一付總綴兩條帶子
將提繫絲牌總亦挂得停當名曰一把蓮并硬抹口絨
襪靴護膝一雙俱緊安於所歇牀傍伺候暗燈及燭於
棹上立銅籠頭攢竹五尺一根於棹傍司房宮人伺候
筆袋一分空紙數幅木色紙花一袋紙花者卽白紙裁
成方葉如碗大備寫字唾痰擦手之用凡猝然夜間御
前有事忽有傳召或值火災意外之警便立可衣冠手
持五尺速赴聖駕防衛此從來貴近大臣之體亦內臣
小心敬慎分內事也至逆賢時此制盡廢甚有沉醉解

衣赤身而睡者曾遇半夜有事如先時逆賢王國臣之
關於殿內并一號殿兩次火災寧遠兩次口警及天啟
六年六月初五日夜半地震凡赴御前之人多零星遲
緩不濟事矣又先是各直房飲食都從河邊等處做成
擡入宮以炭火熱食之不敢煤竈也至逆賢時直房各
具寬大茶廚房雙煤竈訪善烹調內官答應似麪店酒
鋪煤火烈焰爆炒煎煤互相請召而上下因循日甚一
日全不以火燭爲戒非逆賢創始歟亦不敢屑越至此
也

長者巾製如東坡巾而後垂兩方葉如程子巾式神廟
恆尚之曰長者冠前縫綴一大西洋珠兩傍金五爪龍
戲之而後垂兩葉之中亦各蟠蒼龍凡內臣高年之人
亦有戴者或金線黑線綠線鑲然不敢綴雲龍也忠靖冠
六合巾九華巾管巾等製皆如外廷先帝恆尚九華巾
圓帽皇城內內臣除官帽平巾之外卽戴圓帽冬則以
羅或紵爲之夏則馬尾牛尾人髮爲之有極細者一頂
可值五六兩或七八兩十餘兩名曰爪拉或爪喇絕不
稱帽子想有所避忌云

樓轍巾帽局製造每年大雪第一次卽送司禮監掌印
掌東廠乘筆每二隻管事牌子每一隻冰雪穿之以便
趨走不滑跌也

撒扇其制用木柄長尺餘合竹作小骨二十餘根用藍
絹糊裱兩面皆撒大塊金箔放則遮日收則入囊自司
禮監掌印至管事牌子皆於宮中夏日用之只可取陰
不能取風其扇式如外之竹涼扇而不曲長可二三尺
上欄下窄損齋備忘錄載宣廟六言詩三首其一詠撒
扇者曰湘浦烟霞交翠剡溪花雨生香掃却人間炎暑

招回天上清涼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真聖帝之言也
靴阜皮爲之似外廷之制而底軟襯薄其裏則布也與
聖上履全式但前縫少菱角各縫少金線耳頰加粉飾
敝則易之凡當差內使小火者不敢穿但單臉青布鞋
青布襪而已或雨雪之日油靴則不禁也

扁瓣用不堪紫色絨或青綠色織如大帶子微鬆軟耳
長可丈餘不等闊可三四寸凡遇雨雪將衣撈束離地
八九寸以防泥污晴天不用如冬寒之月亦得穿皮鞞
衣夏暑之夜亦用折疊竹架各支紗絹帳以禦蚊蚋也

雨衣雨帽用玉色深藍官綠杭紬或好絹油爲之先年亦有蠶繭紙爲之今亡矣斗鉢式有道袍式加掛者御前大臣直穿紅之日有紅雨衣彩畫蟒龍方補爲貼裏式者雨帽則如方巾周圍加簷三寸許亦有竹胎絹糊黑油漆如高麗帽式者惟御前大臣戴之祖宗以來凡帝后皇子女晴天各用絹裏青紗窄簷傘制不甚大也以蔽下面之日色宮中從來禁傘自逆賢擅政凡掌印秉筆管事牌子如王體乾等王朝用等皆雨雪打傘直至乾清宮大殿簷下無復奴僕體矣良可太息又神廟

時凡宣召太監田義等皆直指其名曰叫某人來如值
聖怒則曰採某人來至逆賢則凡遇先帝傳召眾必接
聲或數十人譟聲齊跪曰叫老公哩蓋於君前臣名之
義何居而乃恬不爲異可乎

酌中志卷之十九終

南海譚瑩抄

酌中志卷之二十

飲食好尚紀畧

明宦官劉若愚撰

上古之時茹毛飲血自燧人氏作民始烹飪不過苟塞
饑餒已耳是以鼎鑄饗養之戒書垂酒誥之文然自古
至今猶有于口腹嗜好之故起戈矛于匕箸助身家之
大害者不能枚舉惟趙衰以壺餐得士顧榮以一炙感
恩權其輕重或亦有道存焉其間不可不知也嗟嗟惟
中官志安溫飽耳目習染效奢習易從儉難按節令以相
沿非四方所能曉諒將平日所稔知者略次梗概工左

用識異聞亦攷世間俗之一端倘披閱之或亦興嘗禁
鬻之思耶

正月初一日正旦節自年前臘月廿四日祭竈之後官
眷內臣卽穿葫蘆景補子及蟒衣各家皆蒸點心儲肉
將爲一二十日之費三十日歲暮卽互相拜祝名曰餅
舊歲也大飲大嚼鼓樂喧闐爲慶賀焉門旁植桃符板
將軍炭貼門神室內懸掛福神鬼判鍾馗等畫牀上懸
掛金銀八寶西番經輪或編結黃錢如龍簷楹插芝蔴
稽院中焚柏枝柴名曰爛歲正月初一五更起焚香放

紙礮將門攪或木槓于院地上拋擲三度名曰跌千金
飲椒柏酒吃水點心卽扁食也或暗包銀錢一二于內
得之者以卜一年之吉是日亦互相拜祝名曰賀新年
也所食之物如曰百事大吉盒兒者柿餅荔枝圓眼栗
子熟棗共裝盛之又驢頭肉亦以小盒盛之名曰嚼鬼
以俗稱驢爲鬼也立春之前一日順天府于東直門外
迎春凡勳戚內臣達官武士赴春場跑馬以較優劣至
次日立春之時無貴賤皆嚼蘿蔔曰咬春互相請宴吃
春餅和菜以綿塞耳取其聰也自歲莫正旦咸頭戴鬧

蟻乃烏金紙裁成畫顏色裝就者亦有用草虫蝴蝶者
或簪于首以應節景仍有真正小葫蘆如蕪荳大者名
曰草里金二枚可值二三兩不等皆貴尙焉初七日人
日吃春餅和菜自初九日之後卽有耍燈市買燈吃元
宵其製法用糯米細麪內用核桃仁白糖爲果餡灑水
滾成如核桃大卽江南所稱湯團者十五日曰上元亦
曰元宵內臣官眷皆穿燈景補子蟒衣燈市至十六更
盛天下繁華咸萃于此勲戚內眷登樓玩看了不畏人
斯時所尙珍味則冬筍銀魚鴿蛋麻辣活兔塞外之黃

鼠半翅鷓鴣江南之密羅柑鳳尾橘漳州橘橄欖小金
橘風菱脆藕西山之蘋果軟子石榴之屬水下活蝦之
類不可勝計本地則燒鷲雞鴨猪肉冷片羊尾爆炒羊
肚猪灌腸大小套腸帶油腰子羊雙腸猪脊肉黃鱔管
兒脆圓子燒笋鷲鷄煤魚柳蒸煎燴魚滷煮鵪鶉鷄醃
湯米爛湯八寶攪湯羊肉猪肉包棗泥餛飩糊油蒸餅乳
餅奶皮素蔬則滇南之鷄縱五臺之天花羊肚菜鷄腿
銀盤等蕨菇東海之石花海白菜龍鬚海帶鹿角紫菜
江南蒿笋糟笋香蕈遼東之松子蘇北之黃花金針都

中之土藥土荳南都之苔菜武當之鷹嘴笋黃精黑精
北山之榛栗梨棗核桃黃連茶木蘭芽蕨菜蔓菁不可
勝數也茶則六安松蘿天池紹興界茶徑山虎邱茶也
凡遇雪則暖室賞梅吃炙羊肉羊肉包渾酒牛乳先帝
最喜用炙蛤蜊炒鮮蝦田鷄腿及笋鷄脯又海參鮫魚
鱈魚筋肥雞豬蹄筋共燴一處恆喜用焉十九日名燕
九是也都城之西南有白雲觀者云是勝國時邱真人
成道處此日僧道輻輳凡聖溷雜勛戚內臣凡好黃白
之術者咸遊此訪丹訣焉自十七日至十九日御前安

設各樣燈盡撤之也二十五日日填倉亦醉飽酒肉之期也

二月初二日各官門撤出所安彩粧各家用黍麪棗糕以油煎之或曰麪和稀攤爲煎餅名曰薰虫是月分菊花牡丹凡花木之窖藏者開隙放風清明之前收藏貂鼠帽套風領狐狸等皮衣食河豚飲蘆芽湯以解其熱各家煮過夏之酒此時吃鮓名曰桃花鮓也

三月初四日官眷內臣換穿羅衣清明則鞦韆節也等楊枝干鬢坤寧官後及各官皆安鞦韆一架凡各官上

溝渠俱于此疏濬之竹篾排棚大木桶及天溝水管俱于此時油艙之并銅缸亦刷換以新汲水凡內臣院大者卽製蓆箔爲涼棚以繩收放取陰也

聖駕幸回龍觀等處賞海棠窖中花樹盡出園圃臺榭藥欄等項咸此月修飾富貴人家咸賞牡丹花修涼棚二十八日東岳廟進香吃燒筭鷺吃涼餅糯米麩蒸熟加糖碎芝蔴卽糍巴也吃雄鴨腰子大者一對可值五六分傳云食之補虛損也

四月初四日官眷內臣換穿紗衣欽賜京官扇柄牡丹

盛後卽設席賞芍藥花也初八日進不落夾用葦葉方包糯米長可三四寸濶一寸味與糗同也是月也嘗櫻桃以爲此歲諸果新味之始吃笋鷄吃白煮猪肉以爲冬不白煮夏不燒也又以各樣精肥肉薑蒜劉如豆大拌飯以蒿苳大葉裹食之名曰包兒做造甜醬豆豉初旬以至下旬奕西山香山碧雲寺等奕西直門外之高梁橋涿州娘娘馬駒橋娘娘西頂娘娘進香二十八日藥王廟進香吃白酒冰水酪取新麥穗煮熟剝去芒殼磨成細條食之名曰稔轉以嘗此歲五穀新味之始也

司禮監有一種扇以墨竹爲骨色淺箋紙面兩面楷書
寫論語內六字一句成語極易脆裂不知費多少工價
方成一把似此損耗無益宜裁省可也

五月初一日起至十三日止宮眷內臣穿五毒艾虎補
子蟒衣門兩旁安菖蒲艾益門上懸挂弔屏上畫天師
或仙子仙女執劍降毒故事如年節之門神焉懸一月
方徹也初五日午時飲硃砂雄黃菖蒲酒吃糗子吃加
蒜過水麩賞石榴花佩艾葉合諸藥畫治病符聖駕幸
西苑闕龍舟划船或幸萬歲山前插柳看御馬監鬪六

跑馬走解夏至伏日戴草蓆子葉吃長命菜卽馬齒莧也

六月初六日皇史宬古今通集庫曬晾吃過水麩嚼銀苗菜卽藕之新嫩秧也初伏日造麩惟以白麩用菜豆黃加料和成曬之立秋之日戴楸葉吃蓮蓬藕曬伏蕪賞茉莉梔子蘭芙蓉等花先帝愛鮮蓮子湯又好用鮮西瓜種微加鹽焙用之

七月初七日七夕節官眷穿鵲橋補子宮中設乞巧山子兵仗局伺候乞巧針十五日中元甜食房進供佛波

羅盞西苑做法事放河燈京都寺院咸做盂蘭盆追薦道場亦放河燈于臨河去處也是月也吃鱗魚爲盛會賞桂花鬪促織善鬪者一枚可值十餘兩不等各有名色以賭博求勝也秉筆唐太監之徵鄭太監之惠最識促織好善鬪爲樂

八月宮中賞秋海棠玉簪花自初一日起卽有賣月餅者加以西瓜藕互相餽送西苑躑躅至十五日家家供月餅瓜果候月上焚香後卽大肆飲啖多竟夜始散席者如有剩月餅仍整收于乾燥風涼之處至歲暮合家

分用之日團圓餅也始造新酒蟹始肥凡官眷內臣吃蟹活洗淨蒸熟五六成羣攢坐共食嬉嬉笑笑自揭臍蓋細將指甲挑剔蘸醋蒜以佐酒或剔蟹胸骨八路完整如蝴蝶式者以示巧焉食畢飲蘇葉湯用蘇葉等件洗手爲盛會也凡內臣多好花木于院宇之中擺設多盆並養金魚于缸羅列小盆細草以示侈富有紅白軟子大石榴是時各剪離枝甘甜大瑪瑙葡萄亦于此月剪下缸內着少許水將葡萄枝懸封之可留至正月尙鮮

西口 卷之二十一
九月御前進安菊花自初一日起吃花糕宮眷內臣自
初四日換穿羅重陽景菊花補子蟒衣九日重陽節駕
幸萬歲山或兔兒山旋磨山登高吃迎霜麻辣兔飲菊
花酒是月也糟瓜茄糊房窓製諸菜蔬料曬皮衣製衣
禦寒

十月初一日頒歷初四日宮眷內臣換穿紵絲吃羊肉
炮燭羊肚麻辣兔虎眼等各樣細糖凡平時所擺玩石
榴等花樹俱連盆入窖吃牛乳乳餅奶皮奶窩酥糕鮑
螺直至春二月方止是月也始調鷹駝獵關雞內臣貪

焚成俗是以性好賭博既賴雞求勝則必費重價購好健鬪之雞僱善養者晝則調馴夜則加食名曰貼雞須燃燈觀看以計所啄之數有三四百口者更妙也是時夜已漸長內臣始燒地炕飽食逸居無所事事多寢寐不甘又須三五成朋飲酒擲骰看紙牌奕骨牌下棋打雙陸至三四更始散方睡得着又有獨自吃酒肉不下者亦如前約聚輪流辦東幫奏飲啖所談笑概俚鄙不堪多有醉後忿爭小則罵打僮僕以遷怒大則變臉揮拳將祖宗父母互相喚罵爲求勝之資然易得和解磕

過幾箇頭流下幾眼淚卽歡暢如初也凡攢坐飲食之際其固獲揚飯流歔共食求飽啗食嚼骨或膝上以哺弄兒或棄肉以飼猫犬真可笑也如有吃素之人修善念佛亦必羅列菓品飲茶久坐或至求精爭勝多不以簞食瓢飲爲美亦可笑也間有一二好看書習字者樂聖賢之道或杜門篝燈草衣粗食不苟且不濫差足愉快奈寥寥不多見耳大抵天啟年間內臣性更奢侈爭勝凡生前之棹椅牀櫃轎乘馬鞍以至日用盤盒器具及身後之棺槨皆不憚工費務求美麗甚至墳寺莊園

第宅更殫竭財力以圖宏壯且疊立名目科歛求衙門
屬僚今日日某老太太慶七十八某太爺太太祭弔
明日日某宅上梁慶賀某壽地興工立碑卽攘奪府怨
總不恤糜費工本心所甘習以成風亦可鄙可笑也內
臣又好吃牛驢不典之物曰挽口者則牝具也曰挽手
者則牡具也又羊白腰者則外腎卵也至于白牡馬之
卵尤爲珍奇曰龍卵焉

十一月是月也百官傳帶煖耳冬至節官眷內臣皆穿
陽生補子蟒衣室中多畫綿羊引子畫貼司禮監刷印

九九消寒詩圖每九詩四句自一九初寒纔是冬起至
日月星辰不住忙止皆瞽詞俚語之類非詞臣應制所
作又非御製不知如何相傳耳久遵而不改近年多易
以新式詩句之圖二三種傳尙未廣此月糟醃猪蹄尾
鶩脆掌羊肉包扁食餛飩以爲陽生之義冬笋到則不
惜重價買之是月也天已寒每日清晨吃辣湯吃生爇
肉渾酒以禦寒

十二月初一日起便家家買猪醃肉吃灌腸吃油渣酒
煮猪頭燴羊頭爆燻羊肚燻鐵脚小雀加雞子清蒸牛

白酒糟蚶糟蝦煤銀魚等魚醋溜鮮鮑魚鯉魚欽實臘
八雜果粥米是月也進煖洞薰開牡丹等花初八日乞
臘八粥先期數日將紅棗搥破泡湯至初八早加粳米
白米核桃仁菱米煮粥供佛聖前戶牖園樹井竈之上
各分布之舉家皆吃或亦互相餽送誇精美也廿四日
祭竈蒸點心辦年競買時興綉緞製衣以示侈美豪富
三十日歲暮守歲乾清宮丹墀內自廿四日起至次年
正月十七日止每日晝間放花炮遇大風暫止半日一
日其安麓山燈扎烟火聖駕陸座伺候花炮聖駕回宮

亦放大花炮前導皆內官監職掌其前導擺對之滾燈則御用監燈作所備者也凡官眷所飲食皆本人所關賞賜置買僱倩貧窮官人在內炊爨烹飪其手段高者每月工食可須數兩而零星賞賜不與焉凡煮飯之米必揀簸整潔而香油甜醬豆豉醬油醋一應雜料俱不惜重價自外置辦入也凡官眷內臣所用皆炙烤煎煤厚味但遇有病服藥多自己任意調治不肯忌口總之官眷所重者善烹調之內官而各衙門內臣所最喜者又手段高之廚役也

西中志卷之二十終

南海譚塾校

酌中志卷之二十一

遼左棄地

明宦官劉若愚撰

鐵嶺李氏其先本朝鮮人萬厯年間成梁父子以斬級
擴土功加封伯爵遂圖比照雲南例要將山海以東世
據之永爲遼東鎮守如黔國故事凡當時仕於遼土者
多遭其齟齬無不懼陰謀之叵測也至萬厯三十三年
春成梁以寧遼伯總鎮遼東巡撫則趙公楫欲將鴉谷
關外將其哈喇佃子等處地方居民招徠內徙以邀功
賞時先將軍應祺正任遼陽副總兵曾具呈阻之曰爲

遵祖制舊疆以保生民以固危邊事切照太祖高皇帝
掃逐胡元開基未廣至憲宗朝韓斌爲東協始銳志展
擴開陽明臺木間等嶺屯僅復以清河地方設立城堡
置備禦官兵共六百餘員操練防守又建鴉鶻關限口
口出入去口寨八九十里地界稍寬夷夏之防比前甚
慎至萬曆十九年何權爲備禦武備漸弛邊防廢廢遂
退地數十餘里山上立碑爲界嘉靖年間總太爺爲政
間關寬奠大奠長奠永奠新奠稍復舊境并論級功拜
封伯爵今王兀堂張其店哈喇泊喇跪等處現有軍

人屯種居住成家樂業原係開墾內地並非竄入夷巢
今一旦遷徙別尋安插驚擾軍民號天慟地耳不忍聞
目不忍見况邊方地土尺寸是寶口口貪狼漸不可長
我退一步彼必進一步邊境損耗國威陵替毋論拂人
情抑且違祖制揆理度情大有未便卑職雖望輕才薄
謬列貳帥職在橫土安邊不容棄地壞法萬一戎馬生
郊小醜犯順卑職自甘捐軀報國寧敢望指承風激切
具呈云奈撫鎮貪功之謀已成見呈大怒遂多方布
弄共欲甘心先將軍矣時纍臣若愚遇例已選入內廷

獨兄茂芳以嫡長男隨任目擊最確先將軍由此憤鬱成疾於本年夏告病回衛七月三十日抵里八月十一日病故嗚呼痛哉繼先將軍爲副將者楊公如松也其年冬撫鎮果行文招徠居民安土重遷幾至激變鎮撫必不肯中止時已寒沍乃復差廢弁韓宗功率軍丁數千粧塘馬驅逐之焚其室廬毀其器用哭聲震野有僵餒不支而死者有渡河冰陷而死者有不願徙而自經者少壯強勇之人亡入口口什四五僅得老弱孤貧者六萬餘人都分派於遼鎮二十五衛安插奏聞神廟督

臣蹇公達并鎮撫俱以招回功各蒙恩賚時四明沈相
公一貫首揆也遂將膏腴地數百里盡爲口口口所得丙
午夏遼鎮廣寧管餉通判徐公應乾浙江紹興人也目
擊遼鎮邊備大壞條十五事上於鎮撫首列口口一欸
而兩老不勝懷息至秋七月奉按院蕭公淳檄委徐公
閱察河東十四衛于遼陽庫廩見先將軍呈諫割地之
案不覺衝冠背裂爲賦二詩以志不平其曉渡青石嶺
一律曰深秋于役未曾休歷盡淒涼輾轉憂絕貢稱王
寧久服媚口割地豈良籌草頭垂露含民淚山脚流泉

咽成愁鄭俠丹青今若在時歟早已達宸眸其清河堡
閱操一絕曰曾聞關土得封侯割地如何秩更優可惜
毆民分界處膏腴多少屬東口撫鎮閩之遂將徐公程
陷革職爲民口口旣得膏腴之地數百里遂陰懷叛心
隱憂日滋自三十四五年後兵科等衙門宋公一韓等
各疏劾棄地非是內有云劉副將一呈而輒死徐通判
二詩而去官劉副將卽先將軍也後宋公復有一疏爲
割地陷口等事奉神廟聖旨這所奏棄地界口事情重
大着都察院選差巡按御史勘明來說欽此奉差往勘

者熊公廷弼據石碑全遼地勘實題覆未結其後李公
奇珍等又疏有云口人居之則爲口地華人居之則爲
華地今數十年生聚之民上糧有倉串人丁有徭役何
以謂之曰口地何以謂之曰逃民云云疏上不報口既
殷富羣不逞之徒復爲計畫朝夕從與四十六年春口
果陷撫順以叛鎮臣張公承允全師覆沒巡撫李公維
翰逮矣四十七年春楊公鎬爲經畧而四路之師興矣
天啟元年春失遼瀋二年春失廣寧全遼淪陷十餘年
來竭天下之力未能雪耻河西一帶已非我有况河東

之棄地乎此遼左決裂根因實以貪功貽患真可切齒
痛恨也李氏墳墓在鐵嶺者已盡爲口發所封之甬久
懸難襲韓宗功乃成梁嫡親女壻于天啟二年冬爲口
奸細訪獲正法趙公楫京師人也久與稅監高淮契交
囊橐頗富多置宅以居縉紳其孫趙臺於今上崇禎五
年冬具疏爲乃祖誇張以求復己之恩廕本年十月內
奉聖旨遼鎮失事釀孽必非一朝趙楫任撫有年何無
先見預籌本內招回人口是否功應廕敘着吏兵二部
查議奏奪欽此至六年冬吏部竟坐名覆疏奉俞旨趙

臺准送國子監讀書七年冬大同總戎王公朴具疏奉
聖旨戚司宗罪案已定王業宏爭襲事情已有旨了其
李成梁伊孫該部查議具奏欽此司宗于九年恩審蒙
釋成梁之後賴戚臣王昺費盡心力近已蒙准襲爵累
臣竊痛乙巳至今時盈三紀實歷四朝在坐悉知此棄
地根因者少若非先將軍會由此招禍宋掌科會具疏
入告卽不孝如若愚亦不能記憶之悉也封疆大事父
子至情義難緘默謹書此以備采擇焉

酉中志卷之二十一終

南海譚整校

酌中志卷之二十一

見聞瑣事雜記

明宦官劉若愚撰

洪武間臨海趙某者失其名卒業太學爲一中貴題蠶婦圖云蠶未成時葉已無鬚雲掠亂粉痕枯宮中羅綺輕于布爭得王孫見此圖太祖偶幸中貴宅見之詰問誰作中貴以趙某對卽召除筆慶知府在郡大有廉聲見周海門先生汝登雜言

又閩人徐焞榕陰新簡所載城山鄭氏譜女官恩遇云江氏名全閩邑高惠里人少淑慧能記誦孝經列女傳

及筭歸城山鄭琚洪武癸亥琚早世江守節癸酉詔選
識字節婦任用內府當道以江爲薦赴內選中授女府
內品欽賜名曰全委掌金銀各庫乙亥因憶男女幼穉
爲奏太祖高皇帝推恩遣使來閩挈取家屬馳驛至京
賜官房與居免稅課差役戊寅高廟遣內官李清送回
壬午文皇帝登極復遣內官秦陪捧帛來宣助理內政
陞尙寶局正賜月俸三石官房五間與男原籍居處永
樂丁酉江以年老力弱請歸旨允重賜禮物遣內官尹
子良復送回閩逾二年己亥以疾卒年六十有五云

世廟聖孝凡睿廟藩邸御筆不惜重賞購之恭鈐欽文之璽或新製睿宗獻皇帝御書之寶非親近大臣不賜也睿廟善書善篆文有恩紀含香堂詩行世光廟于講學之暇好揮灑大字扁額對聯以賜青宮左右雖祁寒大暑未之少懈或亦鈐東宮親筆圖書不載年月者卽光廟潛邸之御書也當軸亦宜奏請訪購以備一代宸翰可也

光廟喜射又樂觀戲于宮中教習戲曲者近侍何明鍾鼓司官鄭楷山等也凡外而屬託事情而營利肥己者

西口元名之二十一
劉朝王輔等也泰昌元年八月撥置西李娘娘招權納
賄者李進忠也

先帝嬰年時曾用右手小指在殿門椽葉內剔土嬉戲
適光廟猝至客氏急抱起指甲被椽葉物傷痛哭不已
光廟撫之曰不妨不妨帶破些壽長仍好語勉慰客氏
今後用心云其寬仁如此

先帝髫齡時教習書做者光廟伴讀吳進忠也宮中私
自答應誦書習字劉良相也良相雄縣人性樸直不苟
葷人皆以劉道樞之孝和皇后卽才人王娘娘臨崩時

託寫遺言云與西李娘娘有讎者良相執筆也天啟元年逆賢矯旨發良相于鳳陽而殺之今有誰肯代良相鳴冤在耶熹廟中宮張娘娘今懿安皇后者秉筆劉克敬奉差選中二位中之一位后性骨鯁好看書習字坤寧宮近侍陳德潤逆賢名下也伺后動靜答氏逆賢憚焉遂時于先帝前離間之后時有賜與克敬不過食物之類逆賢知之遂將克敬發鳳陽尋矯旨害之其後又忌克敬之照管老叔馬鑑卽曩臣之同侍先監者逆賢復嫉涂文輔題參降發鳳陽亦矯旨害之既殞復蘇寺

僧聞棺中急迫有聲守尸柩葬者畏賢毒憐不敢主持遂生理之比至坑棺之堵頭將開而不敢不埋也悲哉今上登極憐其冤咸復職改殮歸葬于北今承天守備王太監允中秉筆掌東廠王太監德化隨堂王太監承恩皆劉名下天之報施忠裔正未艾也

神廟貴妃李娘娘有疾鄭娘娘名下太監張明醫治不效薨逝神廟極爲悲悼喪禮從厚所生兩皇子派與中官王老娘娘爲慈母共育咸福官彼時積言有如淳如衍之事自此鄭娘娘無有與分寵者矣

先帝御名凡官中所用油皆更之曰芝蔴水油漆作改

曰漆作

神廟浴藩入朝至景運門卽下橋步入乾清門之左瑞
惠桂藩之入朝光廟及今上之入朝先帝至宮門始下
橋禮駸殊矣

神廟在宥之四十二年二月初九日聖母慈聖皇太后
崩其傳行之旨曰朕慈母皇太后按慈母乃八母之一
非生母不如直曰朕聖母爲安也又曰偶爾崩逝按偶
爾字樣亦似未妥是時司禮監掌印者李太監恩掌東

廠者盧太監受若使先監矩尙在定經潤正必不草率如此今上崇禎二年二月初四日巳時中官周娘娘誕生皇長子其發外聖諭應曰某年月日時朕第一子生某封某氏出斯祖宗來體制也時司禮監掌印高太監時明秉筆沈太監蔭等皆負人望者舊歷練人也乃所頒聖諭竟將某封所出一句遺落又將生字置朕字第字之間至閏四月十四日百日命名穿紅之旨宜稱皇長子而竟稱皇太子夫未經冊立可作如是稱耶又聞秦中巡撫岳和聲賀疏亦稱皇太子以上二宗或抄傳

差訛尙可言也若原發旨意如此則高太監等不細心不知體之咎將誰誘乎典禮之謂何可笑也會記泰昌元年冬高沈爲本官復職討祭葬疏竟將諭祭作御祭切已之事尙錯誤至此况國之大典乎無怪片紙冗辭也

天啟年間高沈二太監閑在時助大工每捐進一萬兩其助透餉又各進一萬兩咸恐後也至崇禎二年冬口薄都城高止助五百兩餘僅三四百兩而已果先富後貧耶亦別有肺腸耶

憲廟好琴弈詩畫司禮戴太監義號竹樓不知何許人
最精于琴而楷書筆法與沈度相埒南中有一良家婦
善琴遍遊兩京各省未有居其右者雅聞戴名詣外邸
通名求見久之訂期戴沐浴之暇至外邸坐廳中延南
婦隔簾向上一揖坐南婦簾外不通寒溫讓戴先操曲
甫終南婦淚如雨下色若死灰將所攜善琴卽下堦石
上碎之拂衣而去終身不言鼓琴事矣戴之名下王
太監獻號梧崗者廣西平樂人也亦精于琴有譜行世
司禮太監蕭敬字克恭號東梅者亦戴名下也多讀書

其楷書筆法似沈度而草書則從張顛懷素間雜以篆籀邊旁今之巾幘局外厥云是蕭別業惜基址不存但寒泉數處烟草冥迷已耳

鮑太監忠者不知何許人多學善書歷陞長陵神宮監僉書每坐大石上拾樹葉而寫詩清風徐起飄揚山谷以自娛樂山中巨石如蝦蟇式者鮑恒伏如几今見存焉世廟雅尚文學久乏當意者適有親近以忠姓名學行奏薦特蒙召陞秉筆掌印壽踰八望九尚耳目精明以楷書寫諭傳紅世廟優賚特加後尤其予告令終云

其名下王太監本不知何許人爲穆廟時名臣又田太監義陝西人亦鮑名下也至萬曆二十四年掌司禮監印其楷書得鮑教爲多見典禮之臣記中此後留心學問之人亦并及一二識向往云

司禮監隨堂李太監受者京都人西域苗裔嘉靖四十年選入歷任司禮監至萬曆二十九年夏收選官人四十餘名鼎臣亦其一也三十一年選福王妃時皇貴妃鄭娘娘引潞王例欲選三人而擇之先監矩時總理婚典受執往事爭曰潞王先選一位未中復選二位雖

三人其實二也如何敢比先監甚服其亮而密薦之後
陞隨堂未竟厥施而一疾令終

秉筆史太監賓者嘉靖四十一年選入多學能書頗復
歐陽率更筆法先監最器之歷陞文書房史廣交遊善
琴弈好寫扇其詩字之扇流布官中神廟思得好秉筆
覽至史姓名皇貴妃鄭娘娘偶贊揚之聖意疑其從官
閣中鑽營也遂立謫南京數年取回任事是日值有要
緊旨意發閣例該第一員親捧到閣而史名原前列也
及回奏神廟益怒復疑其夤緣往閣中見輔臣也復謫

南京二十餘年至泰昌元年八月光廟登極始取回天
啟元年逆賢力於先帝前薦陞秉筆後畏其廉介退出
閒住史性儉素曾與京宦米公萬鍾契厚貸史銀七八
百兩米終身困頓未償史卽焚券都人多稱爲義舉也
金太監忠其照管姪也金字敏恕北直固安縣人也萬
曆六年選入厯陞文書房博學能書善琴守備鳳陽時
曾著御世仁風一書刻之博極鑑史繪畫周詳彷彿如
帝鑑圖說其評語凡稱迂拙子者金之道號其自跋親
筆作也先監在時曾向金曰公後來秉政時我名下中

惟劉官人堪用公善視之其後累臣被常太監雲詿誤
墩鎖于萬厯癸丑冬金曾折節賜顧時存恤之至天啟
七年十一月累臣請南金已守備南京崇禎元年夏累
臣復被逮赴北蒙金惠銀百兩爲途費金尋蒙今上特
陞秉筆掌御用監印予告林下近已令終秉筆車太監
應魁則金名下也

紀綸者北直人也萬厯六年選入陞司禮監博學能文
善寫歷陞文書房未任秉筆人多惜之

凡內臣讀書近有讀左國史漢古文者如先帝伴讀湯

太監盛萬厯二十九年選入于書無所不讀善飲酒能詩與鄭太監之惠契厚爲同僚先帝登極轉典簿不數月卽以病請准私宅間住湯益沉酣典籍自號醉侯雅歌篤學最爲李永貞嫉妬天啟四年十二月卒

鄭太監之惠號明淵北直任邱人亦二十九年選入爲牌子王奉名下王則大司禮田太監義名下王率衆名下叩見田徧熟視之惟以手撫鄭頂囑王曰此子頂圓眼秀人中端正山根直接印堂合伏犀貫頂法宜令讀書不數年王與田相繼卒卽派與管事田太監詔名下

始深心奮志受業于廬山人龍節山人杭州人號九虬
博學能詩於人落落寡合開纘臣名便交如舊識者贈
纘臣詩云栖遲數載誰會記我亦疎狂不記人自接劉
生杯酒語宿驚李白屋梁神官雲冉冉明千樹玉漏迢
迢隔九闔祇合陽回春意早羈鸞究竟出風塵鄭自此
愈專心經史古文左國等書詩習杜工部字臨黃山谷
帖亦能作時藝古文性好種植牡丹等花嗜育善射久
爲永貞嫉妬天啟五年夏蒙先帝聖恩起典簿後陞監
官時兩眼上皮各生黃斑一如蟾蜍眉也今上登極元

年奉使河南藩府沿途廉介驛遞感頌之其年冬御前親試出事君能致其身題考時藝中選同文書房曹太監化淳陞隨堂誠古今殊遇也尋掌尙膳監印二年春告病杜門絕客究心學問五年冬王太監永祚密薦起陞秉筆總督南海子及寶和店委用常國安以爲掌家六年冬總督東廠委用王永壽爲管廠掌班分寄耳目於羣小且替名下官人何東鳳報二十餘年夙讎當道者多爲講解竟膠執不息大爲輿情所薄七年冬有病聞佐被參未結鹽蠶趙文淵具告反噬公止追過銀八

萬兩尙有三萬兩免追上震怒下東廠理刑官耿良臣
等於獄逮王永壽常國安於司禮監提問革鄭職下法
司屢審未決至十一年春鄭患氣壅證亡于獄臨絕屬
其家屬棺中多備紙筆誓訟地下享年四十有九葬于
阜成門外三里河尙有八十餘歲母在任邱也凡所蓄
書籍法帖盡散佚一空生前所作一冊於十年夏值常
熟錢宗伯逮入所居與鄭比鄰見而稱賞爲之序初湯
之卒也鄭爲經理喪事後天啟丁卯秋復爲湯手勒墓
碑其辭曰益聞世之君子沒而不朽者非書績于旂常

則垂名于竹素以至懿行隱逸之倫詩酒曠達之士咸
得據光傳記照映後先是豈名譽盡屬士紳而吾儕遂
乏傑俊哉湯君諱盛字銘新號仲光北直安肅人體貌
豐昂顧盼神采識度遠大器宇宏深直道正辭率行已
志自弱冠通經史而尤以聲詩振常以古法出新意人
皆服焉萬曆辛丑夏掄選入內久滯下僚顧才名顯赫
如劉君若愚亦折節與君定交之惠曾與君同事而兄
事之久蒙開益故得少通今古庚申秋光廟登極當憐
才同之惠擢司禮遷東宮伴讀蒙今上垂念潛邸勞陞

司禮監典簿之惠又同列寮采之誼斯時也君自以爲
居非常之地必竭底蘊以報國家不知之惠之不才寡
昧每推挽相須而軒輊罔計豈期此志未伸懇辭閒任
之惠亦隨而求退君更涉獵經史著作日繁君嘗曰吾
有友乎說心間之俗務計衣食之瑣碎或啣杯月下或
緩轡郊坰則范君常君虛君是矣如酌古准今談經論
史探性命之原圖不朽之業樂聲應氣求而不孤者則
劉君鄭君是矣雖然吾之學可以懋劉而提鄭哉君生
平月旦令人嘆服其進修識見如此乃暴疾初沾一卧

不起痛哉范君諱昇常君諱國安盧君諱應選于君皆同年也無何之惠荷恩擢復原職尋晉監官緬憶君容宛然在目恨不與君同事而終始之嗚呼痛哉墓草雖宿情自不能渝也嘗聞之先師曰人之才情本天授也順之者明悖之者暗是則順必得天而壽而昌悖必反性而天而殃而果報何未必若是耶據情會理以律人君乃明天人之際洞善惡之歸正擬遐壽期頤逍遙笑傲何祿壽如此之爽哉君生於萬曆丁丑秋卒于天啟甲子冬葬于都城之西王河鄉之池水邨于是樹石

表行爲九原之觀，湯復著有歷代年號攷畧，以爲我朝
建元十六而誤重前代者五六，實詞臣失于參考之過
也。其餘遺文書籍，各若干卷，咸散失未刻，君子惜焉。
王進德不知何許人，號樛仙，世廟時職章聖獻皇后宮
管事，有甲第在東華門外，清整雅潔，門無俗客，每休沐
之暇，卽閉門焚香彈琴讀書，或展古名人墨妙，臨寫不
釋手，故書法適麗，遂成名家。尤好接賢士大夫，宛然有
儒者風。嘗與陸文裕公深善，所蓄七賢過關圖，陸公題
跋也。其辭有曰：按七賢過關事，無可攷，豈竹林之人耶？

或曰卽作者七人爾蓋畫家多尚興致不屑屑形似要在得其意于筆墨蹊徑之外可也公遭遇聖明參與帷幄密勿之地以其愛畫之心而爲愛才之舉則天下必不致有遺才如此圖中望望而去也子重以是望之云
彙臣于滇南諸公處會見此圖竝古帖數種咸識之以
榜仙圖書則榜仙實鑑好古當不凡也

張太監維者北直霸州人號範吾嘉靖三十八年選入
爲司禮監管印張太監宏名下幼博學好書又最爲李
太監芳器許隆慶戊辰遂薦陞神廟潛邸位下萬曆初

年歷陞乾清宮管事提督內忠勇營掌兵仗局印而秉
筆孫德秀張鯨諸人頗妬其才然維處之泰然慈聖老
娘娘造有元帝金像特差維齋請往湖廣武當山供安
維善詩能文且精于琴畫往返廉靜驛遞咸德之凡詩
賦翰牘人咸寶惜十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夜侍神廟于
乾清宮西廊上問曰爾本官三年事畢了維奏曰仰荷
聖恩得子令終臣等存沒感戴上因從容曰我常常想張
宏好個老兒每見我譴罰一個諫官卽叩頭流涕善言
寬解我亦爲他息怒何等忠愛維叩頭應曰此是聖德

納諫非臣下所能挽回倘聖怒不息他亦豈能成功上
日爾以他三年除服畢作一首詩來我看維卽擬題榮
哀慕感詩云薤露光陰何易晞三年夢逐白雲飛哀吟
風木人終別悵望烟霄鶴未歸墓草可憐滋聖澤祠旌
深感照春暉仁皇夜半思耆舊重奉恩綸下紫薇至十
六年九月駕幸山陵閱壽宮回維股爲車轆傷又見近
侍小人張守義等怙寵生事而張鯨等眈眈未艾也遂
求退著于思善門外直房調治半年餘始准私家調治
遂益哀法書祕籍不釋手至晚年兩目爲盲尙能濡筆

寫行草凡聞有新書必買來令左右念聽者數年至萬
歷四十一年夏卒享年將八十著有皇華集歸來篇摸
金山人集蒼雪齋集等書行于世維與先監爲同官先
監之政事擔當維之文章恬退咸彪炳于世云

王翺字鵬起號村東原籍南直句容人永樂時遷北直
通州嘉靖壬寅選入時年十一歲撥司禮監內書房讀
書受業于郭東楚趙太洲孫繼泉先生咸器重之且曰
爾諸生係內史不必學舉業文章惟講明經史書鑑及
本朝典制以備聖主顧問有餘力學作對與詩可也歷

陞乾清宮牌子隨朝請劍因進封事賜斗牛八月陞太監萬歷辛巳奉旨慈寧宮教書遂遷居于西安門北得從容與士大夫唱和吟詩侍母孝待弟良翔友于之愛爲內廷所少翔爲人悲歌惆儻博學自豪視富貴若電光石火焉其咏籠雀詩云曾入皇家大網羅樊籠久困柰愁何徒于禁苑隨花柳無復郊原伴黍禾秋暮每驚歸夢遠春深空送好音多聖恩未遂銜環報羽翮年來漸折磨翔與維前後皆有詩名而品秩榮顯翮遠不及維刊禁砌蛩吟稿邨東集行於世

李芳任乾清宮管事掌內宮監印隆慶年間會以上書直諫下獄與海剛峯先生諱瑞諡忠介者同寓事見泳化類編等書茲不載也

凡內臣姓朱者皆改姓諸禮公族無刑人之義也諸升字晉父號鎮南浙江紹興人嘉靖四十一年選人于王太監安爲同官按外廷所稱同官者謂職掌名位相同也內府所稱同官者不過同支派項下已耳猶前後同門之義非指同僚而言不可不知也升曾任御用監武英殿等房自萬曆十年降發南海子淨軍多讀博識通

篆籀六書之學樂與士紳交遊泰昌元年秋復原秩天
啟五年夏沐浴正冠而逝壽幾九十升性豪俠善書札
造大體著于交接積書名人字畫古帖頗多

毛成號似鶴北直玉田縣人萬曆六年選入應陞甲字
僉席書甘貧篤志潛心濂洛之學薛文清王文成諸君
子之書更留心音韻六書之理雅服鄭樵之六書畧楊
桓之六書統趙搗謙之本義吳元滿之總要晚年得崑
山魏莊渠先生所著六書精蘊玩索自娛舉世俗之好
無能奪也成性剛介菲飲食傲衣履通禪學蓄書甚多

足未嘗至顯要之門于纘臣有師誼焉壽七十餘卒葬于玉泉山麓生時自題其墓碣曰於呼藍田耕夫之墓神廟初年先習趙孟頫字外小臣中有杜詩號鯉廷王廷策號哈仙及中書楊大綸劉綵等備員筆墨之役其後聖性篤好章草戊申春會召纘臣至啟祥官前殿差宮人襲朝女出簾問纘臣兄弟之名令寫真草八分篆字詩纘臣俯伏階下次第奏對如諭寫入其後又令寫章草纘臣對曰原不曾寫未寫而止此時纘臣二十五歲矣亦最奇之遇也聞皇貴妃鄭娘娘欲討做司房近

侍神廟以爲先監矩甫亡已派與常雲名下何可用未
遂許而或有妬者阻之也是時開雍顧老師尙在京聞
之甚喜俯仰今昔不覺泪下沾襟

孝廟時皇親恣橫太監何文鼎掌乾清門心不平引祖
宗家法極言直諫文鼎與鮑太監忠契厚方草疏時不
令忠知比燈下謦真之際有一楨在門傍立者忽一步
一步行至案前鼎怒罵曰我爲國盡言爾何物么麼敢
來嚇阻我耶疏上上大震怒繫鼎詔獄襍追治之務究
所主使者文鼎毒慘備嘗曰有兩人俱是山東籍貫不

可拘按訊者曰姑言之對曰孔子孟子也鼎既死猶能
于禁中拽銅缸作聲若稱冤者中外嘆息上亦感悟降
之特令勒石以祭焉

中官最信因果好佛者衆其墳必僧寺也惟晏太監名
宏者不知何許人武廟時曾鎮守陝西與督臣王瓊同
事其墳在西山不設佛像止以石砌壁而鐫刻古來賢
孝典故爲勸化計俗所謂晏家廟者是也今經廠所貯
晏公綱目板一部宏遺物也內臣多愛重刷印之

世廟神廟享國年久鼓鑄嘉靖萬曆錢流行甚廣惟光

廟在位僅匝月先帝仰思泰昌年號尙未鑄錢遂分鑄
與天啟錢並流通同使民間有恭睹泰昌錢而墮淚者
曩臣藏有徽墨四大笏可重二兩劑料甚佳上摹泰昌
元年製想是正人君子曾蒙光廟召用禮遇者藉此墨
以志不忘也曩臣磨用聞錢法侍郎劉君重慶好古喜
墨遂托一山東人轉賣且藉此墨滿望劉君據墨具疏
請將泰昌錢亦鑄若干以廣行奈劉君置墨付值而泛
泛然視爲沒要緊事也惜哉

神廟恭妃王娘娘卽孝靖皇后生皇長子卽光廟又生

皇四女也皇貴妃鄭娘娘生皇二子皇三子卽福王又
生皇四子生皇二女皇六女皇七女卽封壽陽公主駙
馬冉興讓所尙者也端妃周娘娘生皇五子卽瑞王也
敬妃李娘娘後封皇貴妃生皇六子卽惠王也生皇七
子卽桂王也順妃李娘娘生皇八子及皇十女中宮王
娘娘卽孝端顯皇后生皇長女卽榮昌公主駙馬楊春
元所尙者也榮妃王娘娘生皇三女德嬪李娘娘生皇
五女皇八女皇九女光廟續承大統福王封于河南河
南府瑞王封于陝西漢中府惠王封于湖廣荊州府桂

王封于湖廣衡州府

神廟時御藥房提督張太監明精于醫藥最蒙寵陞秉筆掌內官監內府供用庫印明素不識字只挂虛銜不該正不批文書凡不識字而秉筆者穆廟時孟冲神廟時張明先帝時魏忠賢王朝輔止四人耳萬曆二十八年夏明病故京師人皆快之曰張打鶴死了先是神廟往朝慈聖老娘娘明執藤條在前清道值慈寧宮丹陛上設有古銅仙鶴高五六尺明誤以爲人也遂打而罵之曰聖駕來還不躲開隨侍諸臣哂之所以有此綽號

也其掌家周臣亦陞乾清宮管事掌兵杖局印而一家
照舊不許分散專造上用酒造辦金玉銅錫木鐵雕漆
器物名曰御覽周臣病故張宜伊進朝繼之至泰昌元
年八月始散而逆賢掌家王朝用及伊進朝池守爵皆
明管上房之官人也

福府承奉曹奉者持佛氏戒號丹巖居士頗與士大夫
交然性嚴急少慈迨之國時與承奉鄭縉俱以病告罷
京師惟徐進劉顯等墜赴雒也

慈聖皇太后李老娘娘患目疾有醫婦劉氏奉旨進慈

寧宮調治有回來彭氏匿孕入宮貪戀節間賞賜不肯
明言臨月遂于宮中封夫人彭金花女處夜產一子于
便桶中卽淹死宮人奏知神廟欲將重處幸聖母憐其
勞發彭氏于禮儀房打三十逐出棄死兒于北安門外
此亦宮中異事也自後凡醫婦收生婦入宮必再三駭
焉不逾年李老娘娘崩蓋亦非吉兆也

壽陽公主者神廡之第七女皇貴妃鄧娘娘生也選駙
馬時顧姓者二人冉姓者一人冉固安人顧鄒人也時
正暑御前親選之日兩顧白玉大簪極細亮帽髮可以

鑑香氣襲人衣服楚楚鮮鞋淨襪而冉則衣不求鮮戴
圓羅帽兢兢叩拜不敢仰視神廟隔簾向鄰娘娘指而
目之卒選中冉氏之子與讓實重其老成也及完婚數
年與公主反目逃回奉旨召來罰演禮如楊春元故事
仍革其父職奪教習部官賈之鳳俸一年以懲之

神廟時生瑞王之端妃周娘娘不甚有寵瑞王二十五
歲始完婚福王十九歲完婚卽光廟二十一歲始完婚
惠王桂王亦各二十歲以外始完婚禮儀房各有底冊
可考也

中官孝瑞王娘娘其管家婆老宮人及小宮人多懼極
楚死者不下百餘人其近侍內官亦多墩鎖降謫惟皇
貴妃鄭娘娘近侍各于善衙門帶俸其宮人有所謂斬
大者失其名龐保會答應也曰吾讚女者初宋保答應
而後用張朝進答應保慮熱鬧終有散場苦海回頭是
岸于是棄職爲僧常往不返內臣中擺脫富貴急流勇
退所希有也曰林廷宦女者馬謙會答應之曰于景科
女者張騏所答應也凡答應者爲之置辦服飾食物卽
掌家掌班不可缺者也

京師墨山會地方有贈司禮監太監剛公諱鐵之墓焉
寺中藏有遺像三軸皆曰靖難時有功之太監至今宛
平縣有祭凡掌司禮監印者繼續修葺又曰三義廟蓋
祠先主關張君臣也其五虎將軍像龐士元先生像皆
先監掌印時令經營內官率塑匠往鍾鼓司做漢時粧
束服飾以塑之非出自古本流傳也按剛太監墳大塚
一其石碣差古書燕府承奉正剛公諱鐵之墓又一碑
差大稍新則書贈司禮監太監某之墓蓋似後人所立
者墳前左右各列石鼓四以次漸矮如爲坐杌松亦茂

盛甚古其爲古蹟無疑近年修墳所勒碑文皆曰公會
有靖難犁庭功按碣稱承奉正是成祖未正大位時公
先卒矣若果有靖難犁庭等功則自應有別銜豈仍以
承奉正勒碣乎累臣心久惑之徧向熟于典故者訪問
亦卒無明証也一日讀宋史列傳有云其與遼將剛鐵
大戰于某處云則此墓得毋遼將塚耶抑剛公亦是
遼裔而名偶同英猛同耶今正史明載剛鐵姓名因世
之讀史者概以斷爛朝報泛泛視之定多未詳故耳食
之人遂相沿無敢異議也同僚趙君琦美字元度南直

常熟人趙定字先生長子爲先將軍契友博洽好古人也。纁臣以父執事之亦曾問及愴然無以對焉。夫此墳爲我朝大內官祭祀之所享二百餘年血食倘或原是一番將軍能不令死者啼笑生者之謬談乎。是以慎祀典者不可不詳核確蹟也。纁臣愚昧謹次所聞以俟知者。

酌中志卷之二十二終

古
評
譚
五
校

酌中志卷之二十三

明宦官劉若愚撰

學臣自叙畧節

學臣若愚生于萬曆甲申二月至戊戌七月悖父兄之教感異夢而自宮廢儒業讀醫書習養生家言辛丑六月遇例選人皇城隸先監陳公諱矩名下派與掌家常太監雲照管該班則供抄膳之役下班則習字讀書頗蒙先監器許解衣推食耳提面命卽師生父子也神廟功名頗寬又得外受先師顧太史老先生之教爲多先

師諱天峻號開雍南直崑山人壬辰魁甲舉臣入七年
先監卒又二年始陞奉御每竊嘆曰我太祖時胡惟庸
之變幸得雲奇諫阻不然聖駕幾危正統己巳之變我
景皇帝憊口騎披猖徐瑄等倡南遷之議若非金英興
安主持鎮定于內恐于忠肅諸君子不能奏奠安宗社
勲也我孝廟青宮時篤于學問及紹大統十八年婁彞
之治又皆曰覃吉培養之功來也我武廟在宥逆瑾不
臣若非張永從中併力密奏祛除大慙能如摧枯易乎
我神廟御極之三十二年冬妖書獄興九重震怒重賞

以購作書之人廣緝捕以滋告密之竇凡書內有名者恐有後患各猜生平素警隙之人而欲甘心書內無名者又自懷疑懼恐被怨家誣害身危家滅幸當時先監掌東廠委曲調救中外始安使從來內臣若無雲金先監之儔則逆相之毒必稔南渡之議必興歸德江夏諸君寧免蜚語之中乎嗚呼危哉曩臣曾記王振擅政時欲害薛文清其厨中老奴知之痛爇不已振聞之謀遂中止曩臣自辛亥冬爲常太監誑誤墩鎖至光廟登極始放陞司禮監寫字奉御先帝登極卽侍高太監時明

後陞監丞天啟元年冬自司禮監被魏忠賢退于御馬
監仍隨高公居住西直門街私宅日侍左右高所募緝
養生之書曰一化元宗鼎臣曾劾抄膳饗校之功三年
始成卽被李永貞自高公宅內喚令答應不敢不應承
趨赴不謂永貞自登樞要頓忘布衣設法羈防使人進
退不得氣鬱痰火不食八九日瀕死者數次然寸心實
不減王家老奴也四年夏遊賢欲杖陳居恭幸王體乾
素感先監舊恩向遊賢救免其年冬南樂魏相公密與
賢一稿賢付永貞著膳奏施行其中有元克已放四字

彙臣問元兇指誰永貞曰你快寫罷今廠爺在御前立等要奏哩彙臣嘆曰人臣已去爲甚還派他這樣名色永貞曰你到大殿內替老趙解解一日因臺臣劉微張汝懋之疏欲逮房可杜樊尙燦游士任等造先帝偶恚憎逆賢名僅得倖免一日少卿韓繼思告病永貞因同志錄上其名有三園崔呈秀所欲害者又韓三之獄呈秀欲藉僕害主如吳養春吳懷賢故事逆賢亦有成心而體乾永貞等且倡言世廟夏桂洲故事幸韓三至死不肯妄招許顯純亦未敢代砌捏奏此實天啟末年詔

獄詞臣僅見之一公道事也凡各項章疏及內閣票本
所擬聖諭詔誥勅命各秉筆公公例應詳看然勅諭詔
命稿多忽畧不肯細看繫臣在永貞直房有經管責任
偶值滿桂陞總兵內閣撰進勅稿付永貞看至爾可與
樞輔計議而行是時孫閣部承宗撤回已久見任總督
則王公之臣巡撫則喻公安性今尙曰樞輔實屬差誤
如不奏請改正開讀之際令人能不暗笑乎永貞深以
爲是次早同衆奏請御筆將樞輔二字改作督撫此稿
珍藏內閣可攷也今上登極之日體乾總辦禮儀文書

有進封妃周娘娘爲皇后紅掩面文書一本該永貞寫傳紅纍臣侍永貞膳完問曰此文書是那項辦理的永貞曰印公公曰旣已奏過今卽奏覽發行乎永貞曰然纍臣曰畧早些了如今萬歲爺還有本生聖母賢妃劉老娘娘墳見在西山尙未傳諭徽號遷耐今中宮娘娘若先行進封恐非次第永貞曰有所攷據否纍臣曰有隨將皇明詔制書內所載穆廟以裕藩入繼所行次第某日登極某日傳諭聖母徽號遷耐某日傳諭進封皇后呈永貞卽將前書袖至御前據以告體乾轉奏今上

萬歲爺次第舉行次日早體乾笑問之知爲繫臣簡舉甚銜之所以參若愚者曰胸藏舊蹟目無成法也寃哉永貞雖死涂文輔等尙在可面質此事也萬歲爺聖孝性成將順其美亦臣子分內事強如佐助逆賢日在御前替人報復播無窮惡也天啟七年九月永貞辭任後蠱臣遂于德勝門內先監會館居住十一月十七日永貞逃後至十二月十二日楊維垣之捏參疏上矣十四日于司禮傳奉聖旨御馬監外廠大監劉若愚著降做淨軍發去南京孝陵衛種菜還寫帖子去該衙門知道

欽此時霍維華疏內亦參及若愚二疏所奉之旨皆云
劉若愚已降發處分了十六日南行崇禎元年正月初
十日交孝陵西園收管三月內又被山西道劉御史重
慶程參提解赴北五月初一逮入刑部獄二十五日禮
垣陳君贊化疏請着九卿科道廷鞫如朝審例奉聖旨
所奏鞠審李永貞等委宜分別隔訛務得真情云至
六月二十日中府會審乃不容分訊各夾打一頓李永
貞若愚李實俱引凡姦邪進讒言主使殺人者斬之律
仍于斬字上增一皆字俱決不待時志在滅活口何嘗

分別隔訛得真情哉二十三日具題二十七日平臺召對原會審大臣王太宰永光等欽奉玉音李實一案有冤枉無冤枉五虎五彪如何不問決不待時空印本是李永貞填的劉若愚次一等李實又次一等云至七月初二日會審之疏奉有這本內犯人情罪不同還着該部從公另擬之旨初四日又召對將李實原參周起元印信本付閣臣細看果是墨跡蓋殊十三日刑部具題十六日奉聖旨是李永貞卽會官處決劉若愚秋後處決李實充淨軍送司禮監發落孫昇依擬欽此累臣

罪案其實不曾說明其實無證據也本年九月朝審前
徧遞訴揭云真正奸黨巧卸欺天被退小臣無辜吃累
以力攻楊霍時刑垣曹君師稷疏請詳鞠奉聖旨劉若
愚已有成案不必再訊該部知道欽此時首輔李公標
北直人粹卑情面不得不爲也按逆賢欲貴顯其名下
將在前碍路之人殺者殺退者退疊臣所以被斥于御
馬監又被王體乾退于外廠實係摧折之人當時最爲
耆貴重臣無踰體乾者親信掌家無踰王朝用者今乃
苛責無辜可謂有天日乎涂文輔司御前文翰總兩部

事權才名不在永貞下罪止孽逆軍犯近復蒙恩改爲
民是真正逆賢支派輕者益得輕也且楊左諸公及七
君子之死自有逆謀主使加功入告之人而李實空印
本刃的非若愚填寫乃懸坐曰主使不亦冤乎會審時
少司寇閻中丁公啟睿山西司郎中江右徐公士俊首
座則太宰長垣王公永光王與楊霍又最厚者夫旣成
心故入卽祖宗律條之內不難增一緊關字樣則招之
湊砌與海市蜃樓何其至部覆第二疏仍用前律監候
可謂次一等乎次者次于死也仍以死擬死可謂從公

另擬乎按明例律云二死三流各同爲一減項用此律者不一何獨若愚明奉玉音次一等明明本條無皆字而不用此律何耶纍臣于逆賢之側絕無站處說處于永貞又久遭猜妬既不敢出宮門何由而知外事又不到先帝御前做官從來恩蔭總未及若愚弟姪工部錦衣衛之文案歷歷可核也內臣便覽亦未刻若愚姓名而揚左諸孤疏揭血寫奏章及李實孫昇疏揭又何曾有一字及若愚之姓名三年秋審蒙註有詞五年秋審之後特奉聖諭云法官不肯盡心詳核主筆者又循套

塞責殊非肅國法重民命之義又云種種情節及招冊中事相類而論不能悉載者通著三法司另審另擬俱要明妥具奏欽此若愚冤苦異常具狀申訴蒙將姓名列應改數內六年七年屢改未允已不入朝審招冊亦不隨上衙凡屢次奏駁之旨亦不曾詰責堂司奈七年秋爲缺太宰召對時少宰張公捷薦呂純如致滿朝鼎沸八年春鳳陽祖陵遭流寇之變將有恩詔傳布而楊與霍等或有冷灰思然之念被臺省抨彈時大司寇馮公英北直人也甚懼至五月內遂將若愚改從而加功

者絞之律覆結將明例律二死三流同爲一減之條復革而不用自若愚始明借若愚性命以息臺省之口暗以傷楊霍等耳則是答應永貞之人重而仍改于重也九年夏值五年大審之期其冬有總憲唐公世濟薦霍維華邊才上震怒將唐革職下獄提問十年夏恩審曹大司禮化淳雖兩奉簡命到大理寺清理冤滯亦不敢遽爲若愚昭雪也十四年春奉特諭大赦中外命內閣首員范公復粹于三月初九日起至十二日止到大理寺會審蒙註若愚有詞狀耳狀目無不遍曉至四月十

四日覆奏有詞旨下乃不與有詞二十四人數內豈另
俟機會耶抑有所阻碍而沉擱耶不可知已有免爰爰
雉離于羅戴盆何時得見天日耶曩臣平素苛謹無城
府往上看是青天往下思是地獄明有王法幽有鬼神
雖身處幽囚顛險之地此一點天理良心必不肯昧惟
念在內之猜妬者多外廷之說夢者衆如江南所刻清
明聖政頌天臚筆斥奸等書不一而足蓋信耳者膠執
成心原心者百無一二卽曩臣一介之生死所關幾何
顧我神廟之聖慈光廟之聖孝先帝之聖度凡爲臣子

者或無由曉在當時或膠一己之見隨聲附和若再數
十年後彼道路不根之口又將何所底止若愚世受國
恩深爲此懼敬于席藁苟活之際以柙梟代硯以血淚
和墨謹將憂危竝議以來及先帝甲乙丙丁四年之內
耳目所及最真最確者直吐肺腑不加裝飾心無乞米
之嫌傍無執燭之鑿我朝九廟之靈寶式臨之期沒者
不含恨于筆端存者不漏網于清議後有弔古者自笑
彼葛藤非真撫此編而太息矣若愚之報楚籍者昔在
南京聞旨被逮時卽具書與兄茂芳云必不可言與兄

同母亦不必露先人之仇終未能報之意心良苦已果
直襄陽縣人也耶亦異夢冀少驗耳曩臣始祖名大海
南直定遠人元至正甲午隨繆大亨起義團濶山凡三
千人我太祖收伏之以從軍勞陞延慶左衛正千戶大
海之子觀隨成祖靖難南征大戰白溝河陣亡陞指揮
僉事世以傳襲至第八世則先將重應祺也生嘉靖庚
申于萬曆丙申中武舉爲盛公訥趙公用賢門生推宣
鎮西城守備陞都司游擊參將至京營左副將署都
督僉事癸卯冬推遼陽協鎮副總兵先將軍素爲寧遠

伯李成梁所忌至棄地一節又具呈諫阻益逢毒怒百
方圖害延至乙巳夏告病八月十一日卒于正寢年四
十有六先將軍捐世之冬遼東果招徠流民地果棄矣
見遼左棄地語中嗟乎累臣于遼東李氏有不共戴天
之警當貴池丁相公等于先帝講筵袖出遼東傳害能
經畧時累臣如能主使殺人何不將楊鎬李如楨同能
並處藉封疆爲名雪先臣恨不亦正乎又如楨在獄于
天啟五年冬曾失火僅將如楨責之當時累臣何不求
永貞加功置如楨死地乎總之暗裏害人之事必非遭

斥逐猜防不同心之人所能辦者世未有殺父之仇不能報而乃殺沒相干之人有是理乎此最顯而易見者也先將軍故長男茂芳襲職歷陞昌平參將崇禎元年夏刑部杜君齊芳參茂芳草任二年冬口薄都城茂芳協防居庸關七年秋口犯山西大同宣鎮東路時永寧叅將張國威率茂芳守城口不敢攻九年夏茂芳蒙山陵提督王太監希忠牌取赴昌鎮聽候委用夏杪秋初口猝自柳溝由皇陵深入昌帥巢丕昌叛昌平城陷王太監及茂芳同死于昌平身膏原野門祚無嗣又可痛

哭也先將軍一生清節叨祀鄉賢有子二人所遭如此
豈非天哉視天夢夢我辰安在曩臣與兄茂芳同母母
胡亦嘉靖庚申生初產若愚時夢一老僧云是襄陽人
來借房住故若愚匍匐時喜做垢衣母胡倚閭十載加
以悲痛茂芳之死遂于十年六月內去世享年七十有
八嗚呼痛哉若愚不孝不弟之罪其通于天平其通于
天平

酌中志卷之二十三終

南海譚瑩校

酌中志卷之二十四

明宦官劉若愚撰

黑頭爰立紀畧

附

涿州去京師百餘里其涿髒娘娘宮中咸敬之中官進香者絡繹馮相銓其里人也少年詞林美容公子人多慕之值神廟靜攝久交通禁中是以中官多請馮入皇城遊賞自此內官皆知有小馮翰林矣天啟甲子春逆賢進香涿州時銓被劫家居跪謁路次送迎供帳之盛傾動一時且涕泣陳盛明之寃爲東林陷害逆賢憐其

姣媚已心許之後楊都憲有參賢二十四罪之疏賢窘甚內營救于客氏王體乾李永貞石元雅涂文輔而復求助于外廷馮因具書于賢姪良卿言外廷不足慮教之行廷杖輿大獄以刼制之又時時刺得外廷情事密報逆賢使爲之備賢感之刺骨及汪文言再入詔獄馮與崔維華李魯生楊維垣崔呈秀等朝夕計議羅織多人密封付良卿轉送逆賢皆李朝欽及永貞等拆念賢聽畢令朝欽付東廠聽記者暗授許顯純顯純一一請教後行馮又與大金吾田爾畊最暱每促膝夜語卽親

近僮僕不得與聞南樂通逆賢之後思得後勁念馮曲
意承事因屬意焉而李魯生等又贊助之馮亦將綸扉
故事一冊密托良卿轉致逆賢間在上前點綴冷語曰
甘羅十二爲丞相我朝卜相亦曾不次用人不拘資俸
云蓋未入相之前已久入逆賢幕矣初在講幄時日與
良卿傅應星深談或託爾畊通帖機鋒顯露南樂聞而
忌之馮入相後漸聞其事銜之遂與呈秀爾畊等譖南
樂于逆賢謂有二心南樂從此謝政歸矣馮之大拜不
盡由南樂者此也馮喜修容止凡人朝衣箱內隨靴兩

三雙鮮衣數襲沿途頻刷靴塵行步自顧其影鏡不離左右官帽補服極其奢麗性愛古玩而學識目力不逮托心腹長班劉四號次菴者代爲聚斂凡京城世家有名物堪賞鑑者必百計取之凡出閣至寓則古董玩好奇書珍玉羅列滿前而嬖妾變童清客狎友殆無虛室李永貞嘗嘆曰內相有涂文輔外相有馮振鷺時事可知也言其躡等超拜內外同也逆賢已出妻馮氏雖流寧肅稱自涿郡移來疑馮疎族也是以凡馮侍講逆賢時時屬目有微時故劍之恩暱馮之故亦在此乎馮素

恨張我績誓欲報復屢書啟達賢賢回啟云官府原無
二致忠孝出于一原李永貞筆也來啟用眷生南紅帖
內以白面閣揭爲副啟其寫如勅稿式永貞文輔侍側
者耳目極確也其害經畧熊廷弼者因書坊賣進東傳
其四十八回內有馮布政父子奔逃一節極耻而恨之
令妖弁蔣應陽發其事于講筵以此傳出袖中而奏致
熊正法其實與貴池相公無甚與也彼時閣中擬入聖
諭歸乾斷于先帝體乾永貞文輔會議日分明是小馮
兒與熊家有隙在講筵害他與聖上何干遂以原稿上

奏請御筆增入卿等面奏出之袖中字樣其後御史趙允昌吳裕中皆有疏參貴池而馮先使私人田景新嗾吳曰內意薄丁矣可亟參之又布線索于逆賢云吳是熊至親志爲熊報仇不可放逆賢遂矯旨杖殺之批本者李永貞喝令重打者王體乾然造謀者寶馮也馮與田爾畊魏良卿傳應星等恒醉舞酣歌往來無忌呈秀與逆賢看工之際屏人譖之馮知之謀于李魯生霍維華楊維垣等乃造三案以錮諸賢書成逆賢見有呈秀姓名無已稱美心逾恨之而從來愛緣盡釋矣馮遂不

能立朝張我續始駸駸乎起用矣楊州知府劉鐸素嗜
酒可辰廷對日因過醉對策失格致失鼎甲雖能文善
畫識者已知其疏放難合終矣適矮僧所粘壁上五七
言律詩俱歐陽暉所作所寫不過借鐸圖書私用耳奈
馮私人魯生維華輩視爲奇貨嗾爾畊借緝事入告鐸
遂不免于禍矣人知事由張體乾谷應選田爾畊薛貞
等孰知造謀弄江右人者亦從馮發端乎馮母之迎養
于都中也良卿應星皆如子侄禮惟爾畊更密如嬌婿
焉及冬相母自京旋涿沿途公館鋪設如候逆賢例豪

奴武僕都穿紵絲蟒衣大紅天青官綠月白醬色元色
等色各四人或六人或十人執棍乘馬扇藥韃焉頭戴
貂鼠帽或擺對于前或擁衛于後旗旛蔽日金鼓震天
威若天神相母轎左所懸刀劍并所列琯戈半爲逆賢
良卿等各贈物也其姬妾美婢乘軒者二三十人靚粧
彩服燦若雲霞遠近奔看者雜選募化者如蟻凡途遇
者雖皇華欽使進貢之臣無不停驂讓行然長年曉事
者竊笑其非復中州逃難狼狽狀矣凡馮京中多蓄古
玩皆修三案時或載某一疏除某一疏及或增損姓名

皆以賄成其積貨財頻從入京買米之車載去而母歸
所隨箱槓不與焉其家所置田園盡是膏腴而花不之
奇遠踰禁內蓋多藏寶物爲畿甸第一家也崇禎二年
科臣李遇知于贓罰庫得馮丁卯送逆賢祝壽詩百韻
具疏入告其在家之劾款如此則在京之行媚又當何
如是年冬口薄都城涿爲附郡馮捐資守備時差取紅
夷儼抵涿馮恐爲口奪倡首挺身同衆護轍至郡有疏
奏聞又一疏力救郭鞏或有嘉其義侯者然其意實欲
藉此爲燃灰計耳識者已窺其眈眈之謀矣洪惟涿郡

娘娘極爲靈應何以生此禍水貽害朝野豈天行劫數使然乎異物志云靈狸一體白爲陰陽故能媚人皆天地不正之氣又癸辛襍識青藤山人路史咸可證也吁以如此之人而處揆席又何怪乎舉國若狂也哉

酌中志卷之二十四終

南海譚榮校